

明世說新語

漢書門			
九	八	八	八
八	六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八	漢
八	八	八	書
函	冊	號類	
一	六	八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88	
冊數	8	(3)	
函號	308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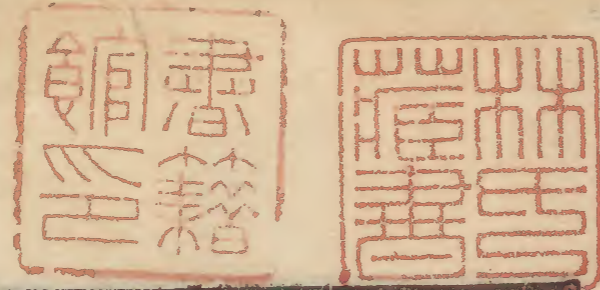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方正

東莞人王成搆亂。何真舉義兵除之。久不下。真募人
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求賞。真如數
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謂烹已也。
真乃縛奴于上。烹之。督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
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
姑蘇王賓獨居陋巷。郡守姚善往候。見舍卑。躬請門。

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鄭克敬以廉受知。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顧佐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勳戚斂手。議者調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

周新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

周新見同列有過。面責至無所容。人以其太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苟阿諛。何取友爲。

景清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馮。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告其父。父追及清。懇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粘戶。妖絕矣。歐陽韶爲御史。高皇衆怒。欲殺一人。同列莫敢諫。公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周是修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

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後是修死難卒償其志。

劉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太祖愛之。金書除姦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奏事件。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

成祖欲廢太子。楊榮諫不聽。召張信問之。信言太子仁孝。國之本不當廢。上曰。如爾言。我何以有天下。爾何以從我。信曰。欺心事只可一作耳。

孔約教諸皇孫。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韌可屈。伸曰。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約以拳連擊其首。是夕皇孫熱作。上召約責之。約曰。此陛下命。上怒曰。何不用吾杖。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傅。陛下奈何以教子罪師。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入。怕回來。不可使入笑。羣屬凜然。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婦不孝。繼卽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婦耶。

永樂中有幼孫戲祖母者論當死刑部主政李厚曰
童稚無知豈有惡逆施于親愛者坐之重辟枉矣
遂上疏諫不聽繼以泣上怒謫厚安南厚忻然就
道曰豈敢殺不辜以媚上耶

陳祚三上書三繫獄吳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
大之氣踏而復奮幾死不悔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文皇命夏原吉拜之原吉曰王
臣雖微序于諸候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陳完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適縣官送白金修

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為賍罰曰吾聖人有靈決不
欲以此物修其官即返之

定西候蔣義剛毅忠信互忿不決者率曰蔣公正人
也往質之比至義出一言折之兩悅服無後言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薛瑄
振即擢為大理寺丞比至任士奇勸詣振謝瑄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謝

楊瑛弘治初為給事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
頰璫泣訴于上上云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薛瑄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識一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禮待章啟使安南黎利賂以金珠異物堅却不受利死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關吏曰此天使即前却金者再來矣

林俊論劾僧繼曉內侍梁芳疏成赴通政司投之語納言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竟笑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之

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疏竟入

黃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祭酒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王直為冢宰欲以司寇轉陞從容示意陳曰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學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

雍泰居鄉族黨有犯法者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為雍某屈法

明世宗新語 卷之三
景泰間。內侍善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持賄
拜賀者。科道論劾。章既成。林聰對衆復增二語曰。
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
正統時。內侍王振跋扈。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
色。同坐時。直曰。太監職四品。我尚書二品。岸然據
尊席。振無如之何。

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死。無弗往弔。翰林獨不往。
侍講徐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陳音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言者大沮。

章文懿立朝。凜不可奪。自號戇夫。或勸之少貶。公曰。
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

陳敬宗爲南祭酒。奏績之京。時貴有柄。國者欲收之。
門下托公同年。周忱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竟不往。

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陳恭愍按江西屬吏有過為甲諂者公曰妄自尊大
 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魏文靖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其所取士也請曰先
 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文靖

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陳恭愍按江西屬吏有過為甲諂者公曰妄自尊大
 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魏文靖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其所取士也請曰先
 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文靖

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己事耶。竟致仕去。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
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王忠肅爲冢宰。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
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
階。設復悞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繆所爲多不法。嘗與鄉人爭
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決。請于士奇。士奇心庇
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

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閔司寇珪讞獄。不稱旨。孝皇怒甚。諭劉大夏曰。爾第
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對曰。嘗聞孟子云。舜
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王翱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
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翱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
孫耶。翱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科。爲
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畱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
給事乎。

羅文莊公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真生平訓汝謂何乃有是言竟不許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令茫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或勸理互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卒不往

黎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責

之曰古之爲令拔葵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王忠肅奉詔公幹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干駟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

劉大夏忤逆瑾下獄有教公行賄者公曰如此而死亡止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弘治初馬文升掌內臺奉上耕籍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卽斥去

何喬新致政。楊宜慰致金銀爲壽，并獻名梓，可爲棺者，皆不納。或謂其好名，何曰：戒之在得，正今日也。儲瑾在吏部，畱意人才，考註減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姚文灝自謂平生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賂不通而已。

逆瑾專權，京官見之皆跪。諸翰林約謁瑾，止長揖已而入。見前有跪者，何塘奮聲曰：先說不跪，何又跪也。瑾問言者誰，塘云：河南何塘。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却。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呂涇野家居，有客爲權貴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客慚而退。

江彬導駕至揚州，傳旨欲選綉女。蔣瑤爲守曰：揚州止綉女三人，江問何在，蔣曰：民間並無，某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可以備數。江語塞。

何廷秀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欲壽

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

楊石淙云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為時望歸者

兵部尚書河川王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

公不二三人河川謂竑曹南謂兼三原謂恕也

林聰被劾欲以專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驚曰詎聰

至死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對曰

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即命釋聰

中官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

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倪岳為冢宰極有風力嘗買一錦衣官之宅堅不受

價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

時在淮上者張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夙

裁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

陸瑜為司寇適衛卒誣指揮李斌弟健謀反錦衣門

達煨煉成獄三法司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寃達怒

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舍

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

吳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曰順德大璫某者

明世說新語 卷之三
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吳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

江右撫臺居者多病。孫燧至藩臬，請改建。孫曰：有正人，無邪地，止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得一古鏡，背刻「照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為公死忠先兆。

景泰間，編修薩奇報易儲，互勸進祭酒。劉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閩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繼宗治郡名，往弔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言。

雍泰起副都御史，時劉瑾當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

何大復，師御史某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權。大復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為受汙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斂之，竟却其棺。

景暘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曰：咫尺尊嚴，不敢不敬也。

武宗將南幸，人情危懼，舒國裳約同志上疏乞留，冢

宰陸完出危言沮之。公舉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為大臣所奪乎。」疏竟上。

寧藩謀不軌，召都御史孫燧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奏我七疏。」孫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逆濠煽虐朝野，以目聞屠簡肅，僑按江右，謂所親曰：「奈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

屠應峻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徇私請安，用試為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

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陸粲夜草疏，力陳張桂二相之橫，方屬草，鬼嘯于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馮御史恩以彗星見，諭劾輔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汪鉉腹心之彗，方獻夫門庭之彗。上怒，逮下詔獄。

適汪鉉遷大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辯甚強，頂觀者嘖嘖。

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為四鐵御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得減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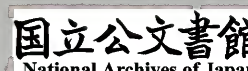
陸文裕公督學山西時晉王愛幸一樂工其子學讀書前任督學考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四公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陸溪爲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竄者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李應禎以中舍供奉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凡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

文徵明爲翰林時上相楊公以召入文見獨後楊公曰生不知而父與我友耶何後見我文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敢忘也故不知相公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謝

黃暉廳事前有五神廟欲毀之未幾病瘡危甚咸咎黃輕言毀廟黃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瘡止黃曰不可失信于神遂毀之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
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
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馬達令昌邑。麤衣糲飯。淡如也。其妻乘閒言。居官而
貧。若是。達怒曰。爾欲使我為善耶。使我為非耶。

應檀守常州。遵憲綱。不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
聞淵轉南司寇。時張孚敬為相。囑曰。僕在南刑曹。嘗
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為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
僚屬以請。公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所在。安敢以

相公今日。故為郎官。勒石。卒不許。

世廟宮中。降紫姑仙。熊恭肅為冢宰。直斥其非。上震
怒。命中官鎖解歸原里。為民。時丁南溪守河間。見
熊。扭鎖。遂放之。且對中官云。歸報第說丁某去其
扭鎖。上聞。寬不怒。

嘉靖間。分互柄國。郎自推還者。必謁其子蕃。輩重而
後得志。李淑從杭州還京。第以兩吳謙往。曰。小別
于徒手者耳。

寇涂水守寧波。一巨室能訛是非。成敗人寇曰。吾作

守。爲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

錢海石蔽性耿介。或勸之少貶以求進。公曰。不屈次山之股。不折彭澤之腰。吾巖穴焉足矣。

呂柟被斥。陸完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曰。費秀才以羊易牛。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陸平泉爲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朝

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況廟祀。平泉曰。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雅量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嚴德明爲中丞。請告。高皇怒。黥其面。後歸。吳貧甚。頭戴小帽。已敝。用雜布補。祿教授李綺頗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且曰。先

時國法如秋荼。仕者幾人得保首領。余固不食之。碩菓也。此破帽豈易戴哉。綺驚并請罪。

姚少師歸吳。每曳履獨步。偶遇一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為理。有識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大守曰。此輩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笞之。吾昨乃相戲耳。更不罪丞。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視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遞觀。

雜坐其傍。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為意。

夏忠靖公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汙所服織金賜衣。懼逃者曰。汙可浣。何懼為。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一進士戲乘夏原吉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金忠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者。公為尚書。其人補吏來京師。公薦用之。或曰。彼不于公有憾乎。公曰。顧其才可用。柰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王忠肅召爲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聞。雖貴官不得越人恠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部卽調爲考功。

顧佐執法。下吏不堪。乃誣奏佐受皂隸賂。因放歸耕。楊士奇力辨。上卽以訴吏付佐自治。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之。但改行爲善。竟不問。

或問夏忠靖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大僕趣告曰。喜吾壻幹此

大事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宣宗命夏原吉遊西。死。隸人問曰。龍衣而髯者。非至尊乎。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材哉。斯隸。賜之鈔。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纒禹神。功語出。武功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

也。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刃得釋，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後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冢宰王翱端方強毅，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

薛文清為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嗾言官劾公，故出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于厨下，振問何以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為之動，赦歸田里。耿九疇為太宰，深知儲瓘之賢，調為考功郎中。嘗覈

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瓘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兩侍郎方並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我為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

屠浦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為此。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梏。行坐有妨，時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咎鵬曰：若往時少貶

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乘至。見二人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邏者在後，何敢累公。」乘曰：「朝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得釋，尋解其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

陳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土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慙而去。」

葉與中喪妻，求于肅愍作墓表，不數日為德勝門軍躡死。葉劾于公，詔原之。是日于公謂郎中王偉曰：

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卽命紙一揮而成。

主事曹恂怨冢宰王翱，遇于朝，捽翱歐之。翱立不動，觀者謂恂必獲重譴。翱具言恂實喪心，奉旨罷其官，令有司防其出入而已。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王振捏旨逮獄。錦衣官校至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從容免冠就繫，神色自若。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勝前，某人不及前次。」因顧僚屬曰：「還須校。」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聶大年嘗有言。譏王抑菴冢宰。及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江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大年卒。抑菴爲志其墓。蔣恭靖珣性寬厚。守楊時。出市有婦瀉水樓牕。誤濺公衣。左右縛其夫。至公叱去之。或訝公。大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英廟北狩。虜犯京師。衆議必銅大將軍鏡。可以退虜。于謙乃掘土坑。藏身。將長蘘線。手自點火。虜死砲下者萬計。或曰。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敢言切乎。

陳鎰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中矣。屠太宰。瀟新衣白綾。甚澤。吏捧硯。誤傾墨汁。懾息請罪。公曰。吾方惡其白。而欲染之。適與意會。

尚書魏驥致政。歸布衣芒履。與野叟雜處。會太旱。浙省三司禱雨。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堦。行道中。二司

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公皇恐謝罪。行禮畢。倉皇訪公。公已渡江矣。章愨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若衣敝履。安不識也。王英以都憲歸。偶入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隣翁飯。或恠之。曰。隣翁貧。治具不若令。易也。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旣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美。富貴可兼得耶。

王司徒承裕幼時。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諸姊欲試之。使婢藏去。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終無愠色。諸姊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李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左右誤進酸酒。文靖連飲二卮。次至瓊。瓊曰。真秀才酒也。西涯語文靖。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欲吸三斗。况兩盞耶。魏驥奉命在留都。考察所積俸資。寄一刑曹郎。郎之壻爲僞銀封識。盡盜其真者。公知而不言。後郎悉

其事盡數償公公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
加人不趨乎予銀具在故無偽者迄不受

蔣恭靖為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
聞即命放舟次日復罵一主政遂遭箠楚僧訐奏
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
僧妄侮吾輩于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

御史林誠劾奏大學士商輅憲廟欲譴誠輅奏曰臣
常懇陛下優容言官如羅倫輩皆復收用今誠以
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

張莊懿公瑩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
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日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
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逕遣出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
公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為箸
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

御史李鐸詆斥梁文康後大理寺丞缺銓司曰按格
宜鐸惟鐸詆公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
擬擢鐸

魏文靖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恠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王曰。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李曰。在朝在野。固自不同。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挈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同汎數十里。極肆談鋒。盡社席褻昵之事故。爲二

老困。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楊石齋在閣。久滯無建白。武皇南巡。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後密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辨。

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由也。久之始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瞿景淳佐吏部時有張司務者迂數迂公多吏譴及考察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為請曰是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黜。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諧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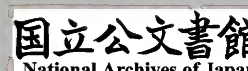
蔡子木在京師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合。

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為屬吏子木張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焉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徐文貞致政家居為怨家訐告張全山年八十餘往候之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文貞曰何字曰忍字文貞曰我亦贈公一字曰何字曰忘字。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誤以公名報令不知懸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能為官豈堪為役令聞大愧。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緝緝泲助之猶不給也。



明世宗新語 卷之三
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熊令君出鄭州境有輿輞絕顛仆輿夫驚泣因念裴晉公倉皇失印雍容乃復故處遂覺意氣盡平整輿而前數十步道傍有石題曰唐晉公裴公度墓事偶如此

潘士藻嘗忿頑民因思書曰無忿疾于頑遽覺氣消識鑒

洪武初京城既完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

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子隱語也基已知成祖必有天下矣

高皇固守江東諸郡謀取浙東聞學正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湯和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為

况鍾為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廠失火有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示鍾鍾曰若依此奏恐不免罪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揀退二字震大

然之。疏入。有旨報罷。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中。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納鞞中。比出宮門。佯醉脫鞞露金。閹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閹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邊。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主上將裂地而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文皇謀起兵。簷瓦忽墜。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天欲殿下易黃瓦耳。

靖難兵將起。姚廣孝擇日。至期疾風暴雨。上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廣孝對曰陛下乃龍也。正要風雨。大方得勢。

靖難師起。道衍每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曰前固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宣宗喜微行。楊士奇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難徧。豈無冤夫。怨卒。窺伺竊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莽。

候車駕謀作亂者上聞之曰士奇真愛我
張莊簡悅督學兩浙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
自疑人誰信我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
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
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即薦陳循高穀苗
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
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
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

張都督通素善石亨亨迎駕南宮時公適在京使人
索賂將為公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為獻也後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
謫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仁宗親信夏原吉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多云某
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
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
權不下移

頃忠討滿四有星孛于北斗占者以為不祥忠曰賊

虐害生靈罪惡滔天。仰伏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攻之益急。未幾果殲滅。

劉大夏居職方。賢聲甚著。銓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嘗憤府縣政事不平。今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乃陞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奏宣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寶無算。上卽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

忠宣爲職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宣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許。舊案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河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王忠肅在遼時。有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

以罪女死于父。妻死于夫。非殺也。

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奉使河

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宜漸圖散遣。不報。後

劉千斤等作亂。副使鄧本端追訟。英先見。謂一言

可當十萬師。比于茂陵徐福。

弘治間。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書馬文升乞嚴武

備。郎中何孟春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

已而果然。蓋熊字能火故也。

于肅愍甥欲公援入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

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閣下雖

不滿其字。竟不敢言其不佳。遂置上等。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簞簋不飾。懼甚。乃以白金

為燭餽之。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然而

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為縣令曰。

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

周公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

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筮汝矣。

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凝然不動。

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忤大監劉瑾。落職歸。或問瑾等。後來如何。昂曰。予觀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黃紱改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差簿于庭。曰。事貴得入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

弘治庚戌。徐文靖溥典會試。夢人餽一大錢。又夢餽牡丹三本。以語王守溪。答曰。錢福有聲場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不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

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高科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姚文敏夔知貢舉。見主司偶遺名士。必力薦之。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召富民勸募。湖州胡汝輝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旣而如數詣獻。有司。

梅溪一富翁。貪吝之極。陳良謨語客曰。此人財積不

明世宗新語 卷之三
散又無一善狀。當有奇禍。歲餘。陳又曰。此人禍且至矣。客曰。何也。陳曰。曩惟貪吝可鄙。近則漸驕橫矣。非速禍哉。未幾死于盜。

武宗初年。瑾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在必克。獨許襄毅曰。此輩得疎斥足矣。不然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議藉藉。皆云。王陽明在。數其去。畱不可必。王晉溪在本兵。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其壻侯主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

此。大人堅持此議。恐滅族之禍不遠。晉溪曰。陽明謀畧足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不旬月果報捷。

武宗彌畱之際。楊石齊定計誅江彬。恐彬所領邊卒數千。倉猝爲變。謀之王晉溪。王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瞿景淳介使鄭藩世子謬爲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以公故亦弗納。上已密使伺之。侯語公伺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蘆也又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夷是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恆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密旨挾匕首以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賦汝百金胡二十也秤之良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踰刻蹙巨盜于樽俎間遠近靡不領首

薛頭陀欲授願在山長生訣左山曰人之正氣自可長留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須有無橋正好認迷津今成捷徑矣熊際華云夫子思狂簡則曰斐然成章然則世事新而多奇不幾于無章乎吳皋之西多水築隄有夫輒為有力者折去神阿云急人之事甚於振己之溺予鄉誠不知務乃丘陵而借力于川澤不敢謂有怵惕惻隱之心余嘗觀

逸史云西門豹治鄴鄴民苦于河伯娶婦夫可折是河伯且以賄遷而歲決歲折無已時予鄉誠苦河伯之贖貨也

江陵不奔喪涂杰將上疏詞懇而氣平其兄猶慮賈禍給曰疏中字有誤涂出疏草兄引燭焚之次日鄒元標疏上詞太激廷杖幾斃王荆石時在翰院嘆曰使涂直指疏上當不令主上怒至此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終

